

中国与哥伦比亚： 后和平协议时代的关系

哥伦比亚数十年的内乱终于平息，中国投资能否帮助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受冲突影响的哥伦比亚农村地区是哥国和平进程的重要攻坚地区。
(图片来源: Norway Ministry of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Network
for Social
Change

中拉对话
DIÁLOGO
CHINO

2016年11月24日，哥伦比亚政府与反政府游击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简称“哥武”）签署和平协议，结束了持续近60年的内战，开启了和平新篇章。尽管结束了冲突，但如果土地权属及无家可归之人的安置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和平就依然岌岌可危。哥伦比亚丰富的资源得到了中国的青睐，但中国的投资对于其可持续发展来说究竟是利还是弊呢？

随着与“哥武”谈判的有序推进，哥政府宣称，后和平协议时代将给外国贸易商和投资者带来大量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参与推动那些之前因饱受战乱蹂躏而无法涉足的地区经济活动。

中国已然脱颖而出，成为拉美其他地区新的主要贸易伙伴、贷款来源国和基础设施项目的承建方。拉美地区丰富的资源，如大豆、铜矿、铁矿石以及石油，不仅助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还满足了中国保障粮食、能源安全的需求。而来自中国的强劲需求也支撑着拉美地区以出口为导向的商品生产企业近十年来的发展。

但资源开采、以及近期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增长也带来了社会和环境方面的风险。一旦项目没有做到负责任的管理，导致当地居民受到影响，就会遭到强烈反对。在厄瓜多尔和秘鲁等国家，中国的金属和矿产项目已经引发了一些暴力冲突，有时甚至是致命的抵制。

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和平协议签署后，虽然议会对其存在严重分歧，但在总统曼努埃尔·桑托斯的推动下，该协议仍然通过正式投票成为法律。如今，一年过去了，哥伦比亚国内很多农村地区依然没有摆脱暴力冲突的阴影。“哥武”或许已经放下武器，但这场西半球的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乱如今却引发了土地所有权和自然资源的新冲突。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拉商品需求降低也给经济结构单一、主要依赖对华原材料出口的拉美国家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这些独特的背景下，以及和平协议签署一周年之际，我们特推出系列文章，探讨后冲突时代敏感动荡的环境中，中国在推动哥伦比亚和平、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法比奥拉·奥尔蒂斯从加勒比沿岸的哥伦比亚城市卡塔赫纳发回的文章中呼吁，中资项目能够保护哥伦比亚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张春采访了律师张兢兢，作为一名具有先锋精神的诉讼律师，张兢兢通过诉讼使民间团体组织的力量得到了增强，从而确保中国企业在开展境外业务时能够遵守当地的环境法律。可再生能源专家马塞拉·哈拉米约认为，中国是世界领先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国和供应国，哥伦比亚可以在中国的帮助下改善农村地区能源贫困的局面。罗伯特·苏塔分析了哥伦比亚社会对矿产开采行业的抵制，以及有意涉足该行业的外国投资者所面临的新的经营风险。马里亚纳·帕劳对中国开发太平洋沿岸的布埃纳文图拉，这座哥伦比亚一座长期被贫困和冲突所困扰的港口城市，究竟能够给当地带来多大的益处提出了疑问。安德烈·贝穆德斯·利艾瓦诺和马天杰合作，从哥中双方的视角讨论了中国中化集团在前“哥武”据点，毗邻亚马逊地区的卡奎塔省开发的一个有争议的石油项目。

在这个历史关口，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哥伙伴关系应避免走上该地区其他国家的老路，不要让中资项目成为引发冲突的导火索。双方应抓住机遇，通过合作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让哥伦比亚那些饱受冲突困扰的社区能够参与到发展中来。

该系列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扇快速了解中-哥关系的重要窗口，让我们能够及时、深入地理解对于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和人民来说，中哥关系在帮助其推进和平、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具有潜力。

伊莎贝尔·希尔顿，[中外对话首席执行官及总编](#)。

目录

编辑寄语

伊莎贝尔·希尔顿 1

战后的哥伦比亚需要怎样的中国投资？

法比奥拉·奥尔蒂斯 4

张兢兢：中国亟需监管海外投资的环境和社会响

张春 9

清洁技术将裨益哥伦比亚的和平稳定

马赛拉·哈拉米约 17

哥伦比亚采掘业遭遇“空前”反对

罗伯特·苏塔 20

中国有意扩建哥伦比亚布埃纳文图拉港

玛丽安娜·帕劳 24

“社会许可”：中国油企在哥伦比亚需跨过的门槛

安德烈·贝穆德斯·利艾瓦诺 28

石油、伶猴、游击队：中国企业的亚马逊难题

马天杰 38



哥伦比亚海港城市卡塔赫纳。
(图片来源: Graphicalbrain)

法比奥拉·奥尔蒂斯 | Estelle 译

战后的哥伦比亚 需要怎样的中国投资？

一场令22万人丧生的内战之后，重生的哥伦比亚不仅需要来自中国的贸易订单，更需要一位深知低碳发展重要性的绿色盟友。

2017年第28届国际保护生物学大会（ICCB）近日在哥伦比亚海滨城市卡塔赫纳召开。面对与会的2000多名生物多样性专家，哥伦比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长路易斯·穆里约说：“我们需要与自然和解”。如今的哥伦比亚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去年11月，在经历了5年的谈判后，哥伦比亚政府终于与游击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简称“哥武”）握手言和。过去50年里，哥伦比亚政府与哥武之间的冲突共造成22万人死亡，6万人失踪，700万人流离失所，而这其中又有不少来自土地所有权争端严重的农村地区。

穆里约说：“自然环境是这场冲突的沉默的受害者，要想恢复这些生态系统就必须进行详尽的调查研究。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我们才能调动各方资源来推动发展。”此外他还指出，政府与哥武的和平协议对保护自然环境有着重要意义，政府可以就此涉足一个哥伦比亚人曾经了解甚少且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地区。

然而有研究人员警告称，哥武撤离后有其他武装组织趁虚而入，为这些地区带来了新的风险。大自然保护协会科学部负责人托马斯·沃斯伯格在接受中拉对话采访时说：“这些游击组织曾占领了很多地区，不仅控制着这些地区，同时还掌控着不少农业与非法活动。他们撤离之后，政府不能立即占领上述这些地区，从而造成了一个管理上的‘真空’期。”

和平时代的机遇

专家称，地区冲突导致哥伦比亚的自然资源几十年来“与世隔绝”。而战后的和平环境或许将为渴望进入这一市场并试图积极开发相关资源的外国投资者带来难得的商机。

亚历山大·冯·洪堡生物资源研究所负责人、生物学家布里吉特·巴普蒂斯特说：“这个国家将经历一个石油、能源和农业经济加速发展的过程。但是，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找到一个模式，创新性地将哥伦比亚的生物多样性潜力融合进这一过程。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李念平表示，和平协议已经对企业家起到了鼓励作用。今年5月他就曾估算，未来几年将有上百亿美元的投资涌入哥伦比亚。

中国已经成为哥伦比亚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而在未来中国也希望能够积极参与哥伦比亚的战后重建。

为进一步推动哥伦比亚的经济发展，今年3月，哥伦比亚出口、旅游、投资及国家品牌促进会（ProColombia）在北京举办了一次以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农业经济与旅游业等几大板块为主要议题的论坛。2015年，仅有20家中国企业在哥伦比亚开展业务。而如今，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70家。促进会负责人亚雷汉德罗·瓦伦西亚有一次在北京出差时告诉媒体，为了方便中国资本进入哥伦比亚，该国政府推出了进一步的减税政策。此外，环境保护与研究也是哥伦比亚政府希望海外资源积极参与合作的重要领域。

“

如果哥伦比亚降低了自己的环境标准，那么这样的低质量投资无疑将为哥伦比亚的未来发展带来重重风险。”

布里吉特·巴普蒂斯特

亚历山大·冯·洪堡生物资源研究所负责人、生物学家

巴普蒂斯特表示，哥伦比亚对“来自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国际投资都表示欢迎。但她希望哥伦比亚能够优先考虑那些能够为当地环境提供安全保障、质量管控和明确关切的投资。

巴普蒂斯特说：“很多中国合作机构其实并不能达到上述这几点要求。”她认为，中资企业的目的是通过行动和资本获得地方政治影响力，他们并不大会考虑环境方面的问题。

哥伦比亚必须对上述投资企业在造福当地生态环境管理方面可能做出的贡献有清晰的认识。“如果哥伦比亚降低了自己的环境标准，那么这样的低质量投资无疑将为哥伦比亚的未来发展带来重重风险。”巴普蒂斯特说。

中国盟友，绿色盟友？

巴普蒂斯特认为，中国投资者可以与环境保护领域的科学团体合作。“中国的环境管理不仅创新模式多，质量也很高。我们希望这些企业在哥伦比亚投资时也能参考同样的环保标准。”

当中拉对话问及中国将如何帮助哥伦比亚在后和平协议时期推进可持续发展时，穆里约说：“环境友好型的投资机遇其实有很多”。

他表示，目前大约有2500万到3000万公顷的农业用地可以实现退耕还林，“中国可能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在哥伦比亚，我们或许可以在不砍伐森林的前提下构建一个食物生产链，为当地民众创造就业，我们甚至还可以在政府、私营部门和当地社区之间建立起战略合作联盟。”穆里约说道。

“2010年，哥伦比亚59个保护区的森林覆盖面积达1300万公顷。我们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年将这一数字翻番，提高到2600万公顷。”此外，穆里约还希望中国能够对投资碳交易市场产生兴趣。

不久前，哥伦比亚政府刚刚建立了生态系统服务的碳税和支付系统。穆里约希望这个新制度能够刺激当地环保项目的投资。据哥伦比亚国家规划部预测，这项举措每年将产生70亿哥伦比亚比索（约合230万美元）的收益。

穆里约说：“为在哥伦比亚建立碳交易市场，下周我们还将提交一份气候变化草案，目的就是为国际私营部门募资。”

穆里约补充道，他已经叫停了所有亚马逊盆地地区的矿产与石油开采申请。他说：“在保护区内，上述开采活动都是禁止的。我们保护的一些地区，比如雪山国家公园、托利马中

部田野地区和太平洋沿岸地区，对采矿企业来说都是吸引力十足，但是从环境角度来说必须予以及时阻止。”

他还表示，采矿行为必须遵循可持续和负责任的宗旨。但是这类活动往往会吸引人们向森林地区移民，进而扩大农业生产的范围。“所以，如果不叫停上述地区的开采活动，移民和农业开垦就难以避免。”

如何保证未来成员国的绿色标准？

这是因为新开发银行试图保持其独立于金砖国家论坛之外的姿态，不受可能主导会议的成员国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影响。

“银行不能受制于成员国政府。”埃斯特韦斯表示。他还补充说，新开发银行只有受到独立的评估才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得资源，从而才可以与其他多边银行公平竞争。

“如果只靠创始国提供的资源，新开发银行无法存活。”他说。

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中拉对话邀请新开发银行就其与公民社会的沟通问题进行评论。该行表示在本文发表时还无法做出置评。

危机与希望并存

尽管穆里约一再呼吁，但仍有迹象显示，哥伦比亚环境保护仍然面临重重阻碍。比如，水文、气象和环境研究所最近的一份声明指出，2016年哥伦比亚森林砍伐率同比飙升了44%。

该研究显示，去年哥伦比亚共有17.8597万公顷的森林遭到破坏。亚马逊地区的情况更为糟糕，2016年被砍伐的森林中有34%都集中在普图马约省、卡克塔省、梅塔省和瓜维亚雷省。报告认为，大规模畜牧、古柯种植、非法采矿、森林大火和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是导致森林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环境保护人士面临的处境也愈加危险。据英国非政府组织“全球见证”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去年哥伦比亚共有37名环境与土地保护人士遭到杀害，创造了历史新高。穆里约说：“我们必须保护这些人权卫士和环境活动人士。”哥伦比亚政府正计划在山区和森林地区安排安保人员，改善上述偏远地区的安全。

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期间，哥伦比亚政府承诺在2020年前将该国亚马逊地区的森林砍伐率降低到零。德国、英国和挪威等国也在此之后宣布，将根据哥伦比亚履行遏制森林砍伐承诺的表现，分批向该国投资1亿美元，帮助哥伦比亚实现这一远大目标。

然而，这些美好的计划在今年7月22日哥伦比亚2018年财政预算被泄露给媒体的时候遭遇了当头一棒。哥伦比亚环境部表示，该国环境预算将从6320亿比索（约合2.08亿美元）降低到2320亿比索（约合7600万美元），降幅高达60%。其中预算消减最多的当属各大国家公园、IDEAM和洪堡研究所，大约消减了三分之一。

目前，哥伦比亚国会正在讨论该预算草案，最终结果将于10月底正式通过并公布。

法比奥拉·奥尔蒂斯，巴西里约热内卢记者，关注人权、政治、国际事务、环境、性别及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



中国投资建设的位于厄瓜多尔的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工人们。(图片来源: Agencia de Noticias Andes)

张春

张兢兢：中国亟需监管海外投资的环境和社会响

相比最佳实践的指引，张兢兢认为中国政府和立法机关更应该做好监管和追责，为海外投资设置坚固的法律底线。



张兢兢，环境律师

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连年增长的海外经济活动更加引人关注。仅在拉丁美洲，中国直接投资就已超过1100亿美元，在巴西等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与美国和西班牙不相上下。

与此对应的，是由于环境和社会意识的薄弱，中国企业与海外东道国社区的互动屡屡遭遇挫折。尽管近年来不同政府部门先后

发布多种关于提升海外经济活动环境社会表现的指导性政策文件，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

环境律师，华盛顿环境法研究所访问学者张兢兢从2010年开始关注中国海外投资项目引发的环境社会风险。过去一年，她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多个国家调研，到访了多个产生社区环境冲突的有中资参与的海外矿产项目，去了解企业和当地产生冲突的文化、政治、法律背景，中资企业与社区交流的方式，以及解决冲突的方法等。

我们在北京与她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访谈，而在采访中她坦言，相比最佳实践的指引，中国政府和立法机关更应该做好监管和追责，为海外投资设置坚固的法律底线。

中外对话（以下简称中）：您一直在做中国海外投资环境风险的调查，过去这一年的调查有什么特别感触？外国当地居民怎么看待您这个来自中国的公益律师？

张兢兢（以下简称张）：中国海外的投资确实引发不少环境和权利损害的问题；而且中国公司在海外非常不善于处理社区关系。

这一年在非洲、南美和东南亚的调研中，我听到最多的是来自中国海外投资所在国受影响的社区、本地NGO对中国公司不透明、难以沟通的抱怨。很多大型采掘类项目、基础设施项目是多国企业联合投资，但出现问题时，舆论首先指向中国公司，因为中国公司在环境表现上的形象不佳，又不善于沟通交流。经常听到他们解决当地投诉的方式和在国内是一样的，就是告诉投诉者：你们去找你们的政府去，我们这个项目是你们的政府招商引来的。

我在塞拉利昂北部调研的中国国企投资的一个铁矿，是由于合伙的英国上市公司申请破产，中国公司不得已买了对方在该项目的份额，成为了该铁矿项目的唯一所有者。

我和本地NGO一起去调查的时候，村子里孩子们特别兴奋，不断用本地语言重复着一个词，我问同行的NGO同事，她说孩子们是在说“白的白的！”。我是他们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所以被孩子们当成了“白人”。

很显然，中国公司的中方员工从来没有到过和矿区比邻的这些村子；在我之前，山区里的村民们没有见过中国人。在随后和当地NGO一起与当地行政长官见面时，他也表达，从铁矿勘探到开采，他只见过中国公司委托的两位本国管理人员，但是从没见过中方管理人员。

铁矿的开采毫无疑问地影响到当地村民的生活，临近矿区的三个村落被搬迁，未搬迁的村庄则面临着饮用、灌溉水的污染和露天开采带来的噪音污染。我去的村庄附近的河流呈现铁锈红色，而矿区位于河流上游，污染状况是明显的。当地行政长官代表辖区内的民众向反

映污染和土地问题，但公司的回复是这个项目是塞拉利昂国家政府引进的项目，如有问题，他只能向首都的政府部门反映。中国公司回避和疏于交流的状态在这个矿区的土地和污染争议里体现得很明显。

此外，塞拉利昂2002年结束长达十年的内战，社会重建的过程现在还在持续进行之中；土地的确权也没有完成。中国公司矿区涉及到的土地问题，基本是以口头约定的方式确定的，包括村民的拆迁，如何征地，怎么建房，全部是口头的；没有文书来确认土地的归属，这也留下了公司矿区和社区矛盾的隐患。

因为埃博拉爆发的原因，这个矿实际运行时间不算长，造成水和土壤污染的程度还不重。但是因为矿区是露天开采，加之热带地区雨量充沛，露天矿区的重金属成分很容易在雨水冲刷下进入河流、渗透到土壤里。如果公司不采取合理的防范和治理措施，可以预见的是今后污染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影响村民的生活和身体健康，公司和相邻村庄的冲突在所难免。

中：您怎么看这个倡议？您走访过的海外投资东道国人士又是怎么看待这种政策文件的？

张：2015年中国五矿进出口商会颁布的《中国对外矿业投资行业社会责任指引》和《中国负责任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指南》（2017年7月修订）

第三个体现出我们特色的领域在于我们所说的“本国体系”。我们的业务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尊重每个成员国独特的体制形态。我们不会到中国来，然后试图将所谓的全球最佳实践强加给中国，让中国必须按照这些标准来进行人口转移安置、管理水资源质量或者治理污染。毕竟每个国家都有着非常独特的特点。

而事实上，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中国海外公司、中国投资所在国（东道国）的环保组织、社区、个人对与中国海外投资的法律、政策的性质往往有误解。

经常被海外的环保组织、社区讨论、援引使用的是这几个文件：2012年银监会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南》；2012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颁布的《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社会责任指引》；2013年商务部和环保部颁布《对外投资合作环境

“中国海外公司、中国投资所在国（东道国）的环保组织、社区、个人对与中国海外投资的法律、政策的性质往往有误解。”

张津津
环保律师

保护指南》；以及前述2015年中国五矿进出口商会发布的两个指引文件。这些都是行政机关、行业商会、公司自行制定颁布的指南、指引，不是法律。我国现在并没有规范中国公司海外投资环境和社会影响的统一法律，只有零星散见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里的相关规定。

我在今年的调研过程中发现，中国海外投资东道国的NGO、社区对这些文件有很模糊的认识，无法清楚区分这些文件和中国法律法规的区别。

五矿商会的《中国对外矿业投资行业社会责任指引》，吸收了《联合国工商业和人权指南》的原则和其它一些国际实践，比如“免费的和事先的共识”，是非常高标准的指南。如果中国矿业公司在进行海外投资时能够自愿使用这个指引，将会大为减少和社区的矛盾、控制环境风险、减少对劳工权利等的影响。

但是从现状看，这个立意良好的高标准指引，大部分中国公司目前是无法做到的。虽然我国在环境领域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在过去十多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环保法》将这种进步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但如果将《环境保护法》第五章《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与这个指引中关于项目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规定相比，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有着一个不小的差距。把这个指引和中国投资所在的发展中国家环境法的内容相比，也不出意外地会是一样的情形。

无论是中国法还是东道国的法律，设定的是公司必须遵守的底线；而《指引》代表的是底线之上的、公司可以采取的最好做法；它具有指引性、导向性，不是马上可以实现的，而是中国公司应该努力的方向。

此外，理论上，行业商会制定的规则，只适用于加入商会的会员。加入五矿进出口商会的中国母公司是会员，但是它们在海外运营的、以合资、参股或收购形式在东道国注册的法律实体，它们并非五矿商会的会员。这是会员制的行业商会指南的局限性。

对这类的指南，一些海外NGO在解读时，将它们和中国的法律放在一起分析，认为可以拿来作为在对中国海外公司进行倡导活动的压力点。虽然它们会提及这些指南的非强制性，但是，因为没有明确地分析出法律和这类非法律的指南的区别，会给不了解中国政治法律制度的、东道国受到中国海外投资影响的社区和个人一种印象：这是中国公司“应当”遵守的标准；若没有遵守，就应当受到谴责和承担责任。

还有些海外NGO呼吁要给这类的指南加上“牙齿”。这类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指南，是对公司“社会责任”标准的设置；如果给它加上强制执行的“牙齿”，这将不再是“社会

责任”，而是法律责任。公司的社会责任，是公司遵守法律基本底线后的更高自我约束和要求。

中：所以倡议、指南本身是没有约束力的，还得靠法律来约束。您刚才提到，针对中国企业的海外环境和社会影响，中国现在只有零星散见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里的相关规定，没有专门的法律，能否具体谈谈，目前中国海外投资都受到哪些监管？

张：对中国公司来说，在国内的行为是中国的法律来约束他们，国外就要受中国投资东道国（接收国）法律的约束。此外，就要看双边的投资贸易协定。

中国海外投资商务活动在国内阶段是有一定程度的监管的，体现在对资金输出的行政审批环节：公司要拿到商务部的许可之后才能到国家外汇管理局去转款。而中国海外投资东道国的法律，在规范有中国资本参与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上起着主要的作用。

但是对这些投资的海外环境和社会影响，现在的中国政府是持指导而非监管的态度。前面提到的《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等政策文件，大多数条款都使用“鼓励”的字样，即使使用了“应当”的条款，也不对不作为的后果设置法律责任。

中国作为资本输出国，是否就能回避监管责任呢？必须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公司的经济活动已经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疆界之内。《联合国工商业和人权指南》的起草者、哈佛肯尼迪学院教授约翰·洛基今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许多跨国公司有着比一些小国家有更强大的经济影响，如苹果，阿里巴巴。但对于环境治理而言，全球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制度来规范这类经济体。你可以看到，这些公司有最好的律师和会计师，可以帮它使用法律的灰色空间。不同国家在同一问题上的法律尺度不同，它就可以利用这种差距来实现公司的利益最大化。母公司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壳牌等总部在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追逐利润的本质并无实质区别。

但欧美跨国公司在自己国家被比较完备的法律监管、被环保组织和公民起诉，逐渐被逼发展出一套处理环境风险和社区关系的做法。反观中国公司，在国内环境表现名声不佳，在海外投资造成环境问题后又回避与当地社区、NGO的沟通，很容易称为众矢之的。

一个负责任的经济大国，要对源自自己国家的经济实体在其他地区的经济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管，这个责任，中国应该勇于去承担。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我们需要说服

“如果中国政府对这些中国公司的海外商务行为不加以监管的话那对世界的承诺就有一半成了空头支票。”

张津津
环境律师

我们国家的政府去负起这个责任，因为这符合中国的利益，作为一个大国需要这个形象；也因为符合中国公司的利益，会减少环境风险和冲突引发的对中国公司资产的危害。

中国是《联合国经社文公约》的缔约方，承担着公约项下的义务。经社文公约委员会今年七月在一条对公约的解释中里呼吁签约方，当一国的商业主体行为产生了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影响时，该成员国的公约责任不受国界的限制。

中国也有对控制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的承诺。我在肯尼亚和蒙古了解到中国资金支持的、中国公司承建并将运营的煤电项目受到当地居民和NGO的激烈反对，当地环保组织已经针对这些煤电项目提起一系列的法律行动。如果中国政府对这些中国公司的海外商务行为不加以监管的话那对世界的承诺就有一半成了空头支票。

从上世纪的改革开放之后，政府推动“走出去”的政策，到现在作为国策“一带一路”更大规模地推动中国公司在全球范围活动，如果政府不承担监管的义务，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就会落空。

中：有人观察人士认为，拉美国家在环境执法上似乎对中国公司压低了门槛，应该加强自己的环境执法力度。这一点您怎么看？

张：我觉得不能说这些国家只是对中国公司放松了监管，而可能是对所有外来资本都如此。原因不难想象，是当地希望引来更多投资。但中国公司采用中国国内经营的惯例，特别明显地力争和当地政府建立起比较好的关系，以期在出现社区和公司的纠纷时，政府会倾向于保护公司的权益。

我交流过的一些非洲和拉美的环保、人权NGO组织表示，中国公司在他们国家的商业运作中，对当地官员行贿受贿行为是之后产生土地、环境、劳工纠纷的根源；虽然他们并没有提供非常明确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说法，但这样的表达经常可以听到。

跨国公司商务活动的腐败问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当它们在法治本来就比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运营时，情况尤为明显。美国是通过“海外反腐败法来对于和美国有关联的公司的腐败行为进行监管，控制他们利用腐败达成交易的可能性。中国目前没有这样的专项法律，只有在《刑法》第164条有一个罪名的规定（“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而且目前没有看到根据这一条定罪量刑的案例。

中国海外投资东道国法律的监管程度，很大程度决定了中国公司在环境、劳工、透明度等方面的表现。在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南非，中国公司通常表现出遵守法律的状况，

因为当地的法律完备、环保人权组织对于污染者提起法律行动已经有了多年的经验积累。事实上，中国公司也愿意去那样的国家，风险小。

中：在革命武装力量和政府签订了和平协议之后，哥伦比亚可能是一个新的投资去向，但是矿产等投资区域往往比较偏，可能在武装力量监管下。就您的调研了解来说，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帮助缓解项目方和当地社区的冲突的么？

张：我没有听到特别好的案例。五矿商会出台的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只不过它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另外，它是针对矿业的，对基础设施等项目不适用。或许可以将一些原则分解出来进行试用。更可行的是进行中国和哥伦比亚在环境法、劳动法方面的交流，将比较先进的中国立法和执法经验，比如中国的环保法第五章（注1.）“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介绍到哥伦比亚，供他们的立法者和行政机关参考。这是中国已经在操作实践的。中国有很多的NGO（依据《环保法》第五章的条款）在获取环境信息、组织听证、发起公益诉讼，中国的社区和公民也借此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个是更务实的，中国公司也更容易理解。

中：您对考虑在哥伦比亚投资的中国企业有什么建议？

张：我觉得，首先是需要又一个开放的心态，和当地受影响的社区和个人，以及当地NGO去进行沟通和交流，不能只和政府交流。姿态上，需要他们是开放的。很多问题是可以协商解决的，比如多赔一点地（的钱），或者帮助社区把住房改善一些，修一条好点的路，这些都是非常实际有效的。有些时候甚至只是需要减少粉尘污染这么简单的工作。

我调研的两个矿业开采引发冲突的案子，其实村民抱怨的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装载矿石的货车载重很大。货车要经过村庄，公司为此修的路质量不好，粉尘很大，噪音也很大，村民日常生活受到了往来矿区车辆的严重影响。这么简单的事情，本是可以去讨论协商的，完全没必要到发生冲突、动用警力甚至产生人身伤亡的程度。但在秘鲁的矿区出现了村民在和矿区的冲突中伤亡。

这类问题，只要有意愿，公司也是有能力去解决的。我觉得中国公司经营者应该意识到，需要打交道的不仅是当地政府，也有当地公众，环保组织，甚至是工会。不能去回避问题。

“中国有很多的NGO在获取环境信息、组织听证、发起公益诉讼，中国的社区和公民也借此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张津津
环境律师

中：您对关注中国投资项目的海外当地NGO又有怎样的建议？

张：更多去了解中国公民运动的一些特点。非洲和拉美国家是民主选举制的国家，他们的NGO习惯了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工作。但中国有着非常不同的政治结构和环境，中国的环境运动是一个从上到下和从下至上并行的进程，借助了行政力量。例如在环评风暴中，其实就有很多NGO和环保局配合的行动。海外NGO了解这些之后，再选择合适的做倡导的手段，以及选择合适的中国合作伙伴。当然现在没有太多中国环保、劳工权益NGO可供选择。中国本土NGO本身也在夹缝中生存，有视野有能力去关注中国国境之外的议题的，还不多。

注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章，是关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规定，其中第五十五条和五十六条，规定了重点排污企业应当依法向社会公开污染物排放的相关情况，应编制环境影响评价书的项目在编制环评时要充分征求公众意见；而第五十七和五十八条规定了，任何公民和组织发现破坏环境行为可以向环境相关主管部门举报，社会组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张春，中外对话高级研究员。



哥武前武装人员得到了特赦，但农村地区的能源接入仍旧存在困难。(图片来源: CasadeNariño)

马赛拉·哈拉米约 | 金艳 译

清洁技术将裨益哥伦比亚的和平稳定

对于冲突仍频的哥伦比亚农村地区，中国的清洁能源投资对于能源普及将大有裨益。

哥伦比亚正站在激动人心的岔路口，数十年的内战即将结束之时，恰逢化石燃料时代走向尾声。这一转变为哥伦比亚带来了机遇，而中国可能是这个国家迈入可持续发展和平新时代的重要伙伴。

8月，哥伦比亚的和平进程取得重大进展，游击团体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以下简称“哥武”）正式弃武从政，组建了自己的政党——大众革命替代力量。这一行动意味着哥武融入民主体系，也标志着自2016年11月签署和平协议以来，哥伦比亚进入了后冲突转型的关键阶段。

但这一协议若要为长久的和平奠定基础，就必须还受害者以公道和补偿，帮助7000名前游击队武装人员重返平民生活，加强全国各地的治安能力和制度建设，将哥武控制下的农村地区纳入国家经济体系。

后冲突时代的机会

农村地区将成为后冲突阶段哥伦比亚关注的焦点。政府估计未来15年需要投资430亿美元落实和平协议，其中农村改革所需投资占85%，这些改革包括规范土地权益、激发经济活力、扩大生产和贸易、降低贫困等。

国家计划部称，和平协议将促进哥伦比亚旅游部门的发展，并让国家成为全球粮食产业的领军者。外国投资预计将增加两倍，特别是在农业、基础设施、旅游以及其他服务性行业。

虽然这一点将大大有助于技术转移和创新，提高生产力，并创建更有效的经济发展，但也有可能给农村社区带来负面影响，如围绕水和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使用出现摩擦，加速森林砍伐，拉大贫富差距等。

后冲突时代的投资，尤其是在受冲突影响的农村地区投资，需仔细权衡以保护这些地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因为那里有着哥伦比亚42%的森林和50%的国家自然公园。而如今，古柯种植、矿产采掘等活动所引起的森林砍伐正让珍贵的自然资产面临威胁。

随着新的国外投资涌入，哥伦比亚必须落实以保护当地社区和生态系统为核心的高质量标准，避免维护和平的工作陷入倒退。

中国的跨国投资不断增长

中国是众多在哥伦比亚寻求投资机会的国家之一。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李念平近来表示中国有兴趣扩大对哥伦比亚基础设施和通讯业的投资。相对于拉美的大多数国家，中国在哥投资相对较少，但正在不断扩大。中国已经是继美国之后哥伦比亚的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中国对哥投资大部分集中在农业、煤炭能源和石油领域（包括中石化集团在哥伦比亚亚马逊地区收购的埃默拉尔德能源公司）。

400,000

受冲突影响地区的民众用不上电

一份关于中国在哥投资的报告指出，其中一些项目未能达到技术和合同标准，并造成了环境和社会冲突。2015年，中国提出一个项目，打算在哥伦比亚太平洋沿岸最大的港口——布埃纳文图拉发展工业园，并提出在奥里诺科和阿尔提拉努拉发展农业和道路项目。冲突结束后，这些曾经遭哥武限制的地区都成了重要的开发区。

未来几年内，来自中国的此类投资将增加两倍。这就意味着政府不仅需要坚守环境和社会标准的底线，还要进一步要求尖端可持续实践和清洁技术转移，这一点和中国尤其相关。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预计2015至2021年间，其风能、太阳能和水电装机将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中国可以成为支持哥伦比亚各地清洁技术发展的理想伙伴，包括在两国都有兴趣加大投资的部门，如农业。

哥伦比亚矿业和能源部长称，在经历了近60年的内乱之后，受冲突影响的地区有超过40万民众用不上电，其他很多人的用电则依靠昂贵且污染性很强的柴油发电机。稳定、覆盖面广的电力供应是促进繁荣、提高生活质量的关键所在。

在冲突后的哥伦比亚，认真发展可再生能源——无论是分布式还是入网式——都将有助于市场的建立。正如彭博新能源财经近来的一项研究显示，哥伦比亚目前落后于拉美地区的竞争对手。

随着和平协定签署后新领域的开拓，哥伦比亚已经从全球清洁能源转型中获益不少。为了抓住这一机遇，迎接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哥伦比亚必须吸引中国这样的国家在这一领域的新投资，并围绕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性，与新的国际伙伴建立高标准的合作关系。

在2017年3月的论坛会议上，该论坛提出了一些相关问题，如缺乏透明度、可问责性、环境和社会标准、损害赔偿机制、与公民社会组织和人民运动的接触空间等。代表巴西非营利组织Conectas的律师乔·博尔赫斯说：“鉴于其广泛的影响，新开发银行应该有一个可问责的透明架构。”

马塞拉·哈拉米约，哥伦比亚气候变化专家，拥有工程学背景，她主要研究如何利用政策和投融资的方法推动经济，尤其是拉美国家的经济，朝着低碳和气候适应的方向发展。



反对人士游行抗议位于哥伦比亚北部的圣马丁页岩气开采。
(图片来源: Esperanza Próxima)

罗伯特·苏塔 | 金艳 译

哥伦比亚采掘业遭遇 “空前” 反对

后冲突时代的哥伦比亚投资者们需仔细审视社会和环境风险。

哥伦比亚政府与游击团体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以下简称“哥武”）签署历史性和平协议已有一年，但和平对许多哥伦比亚人而言依然遥远。

虽然哥武与政府间的冲突已经结束，但农村地区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紧张局势仍在继续。哥伦比亚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卡米洛·冈萨雷斯·伯索认为，部分原因是因为政府继续在没有与相关社区进行有效磋商的情况下就采掘和出口石油等商品。

“60年来，这种经济模型助长了暴力的发生，”他说。

冈萨雷斯·伯索近来在位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哈韦里亚纳大学演讲时告诉观众，冲突持续不断，原因在于国家容易被私人利益所绑架。哥伦比亚政府通过国家矿业机构，掌控着发放采掘项目特许权的专属权力。

哥伦比亚正在进入一个“低强度”冲突时期，冈萨雷斯·伯索说。不过即便冲突的频率可能降低，施暴者可能在改变，农村社区仍会蒙受损失，他补充道。本月早些时候，另一个左翼游击团体民族解放军首次同意停火。

20世纪40年代以来，哥伦比亚经历了复杂而血腥的内战冲突，安全部队、左翼游击队和右翼准军事部队都参与其中，造成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石油冲突

资源引发的冲突在哥伦比亚各地频繁发生，位于哥武前要塞据点、南部省份卡克塔的诺加尔油区就是一个例子，供职于英国咨询公司维里斯科枫园的拉丁美洲分析师乔尔·罗斯说。

诺加尔油区的所有者为中国中化集团的英国子公司埃默拉尔德能源公司。反对者称，该油区的钻探将对当地水土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进而影响敏感的亚马逊生态系统和当地社区。

“哥伦比亚社会对采掘项目的反对之声空前高涨，”罗斯说。他建议有意在后和平协议时代的哥伦比亚投资的人，对包括与贩毒有关的暴力和黄金非法开采活动等在内的潜在环境、社会和政策风险开展“全面彻底”的评估。

尽早与当地社区沟通，了解他们的忧虑和需求将有助于减轻动荡风险及社会对项目的反对，罗斯说。

水、领土与生态系统保护团体发言人卡洛斯·安德烈斯·圣地亚哥说：“为了保护水、资源和领土，我们正在走向冲突。”

该组织反对在北部省份塞萨尔开展水力压裂作业，要求改变发展模式，考虑“美好生活”（Buen vivir，西班牙语）原则，尊重自然的权利。

但随着哥武的离去，武装团体的存在带来的权威和控制也随之而去，生活在新开发项目周边的一些社区最害怕的就是随之而来的混乱。

“我们不是拒绝国外投资，也不反对发展，”巴约阿特拉托社区委员会和组织联盟的埃内斯托·拉米雷斯·弗洛雷斯说。巴约阿特拉托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与巴拿马接壤的乔科省，是一片树木茂盛的河流盆地。

“我们的要求是投资要符合我们的文化和愿景，最重要的是要符合我们社区的愿望，得到我们的允许，”他说。拉米雷斯说，国家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感很小，都是社区和哥武共存，因此他强调，社区应保留就在其土地上开展的项目进行磋商的法律权利。

非政府组织环境与社会的研究员凡妮莎·托雷斯说，哥伦比亚的许多开发项目都因游击队的存在而陷入停滞。“不单是石油，还有采矿和基础设施，”她说。

政府与哥武签署的和平协议为曾经由武装团体控制的地区制定了新的开发标准，包括加快了许多项目的批准工作。哥伦比亚政府表示，这么做有助于吸引国外投资。

“我们的吸引力更大了，能够吸引商业，吸引更多游客前往曾经因战争而与外界隔离的地方，吸引更多投资者来这个国家开展业务，”国家品牌促进会（ProColombia）主席菲利普·哈拉米略近来告诉西班牙《国家报》。

然而，托雷斯认为没有相关的法律约束，就让政府行政部门在新项目上拥有更大决策权的计划是危险的。这些项目中许多都需要进行仔细的技术分析，才能确定其影响。

“国会审议不一定确保审批程序的正当性，但会给你更多时间来反对不合理的项目，”托雷斯说，她已经接触了一些项目提案。

今年5月，哥伦比亚宪法法院宣布2016年出台的一项旨在简化开发项目批准程序的法律违宪。法院裁定《和平立法法案》，也就是俗称的《快速通过法》威胁到了权利分立的民主原则。

中国的存在感增强

2015年5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哥伦比亚，这是35年来中国总理级别的领导人首次出访哥伦比亚。

李克强总理出访前不久，两国签署了一项经济技术合作协议，按照协议中国将拨专款帮助恢复哥伦比亚后冲突时期的领土秩序。然而，这类协议都不包括任何社会和环境管理相关的条款。

托雷斯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国的在哥投资，她认为作为安第斯国家共同体成员国，哥伦比亚和中国的关系可以算是另类。

与秘鲁和厄瓜多尔不同，由于哥伦比亚的投资审批流程耗时过长，成本过高，再加上中国公司认为哥政府偏袒他们的巴西竞争对手，中国的对哥投资进度更慢一些。

随着腐败的巴西基础设施巨头奥德布雷赫特出售其在哥资产，中国的存在感正在“增强”，托雷斯说，但她也指出截至目前中国投资主要集中在化石燃料产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专家吴国平说，石油是哥伦比亚重要的收入来源，中国对哥伦比亚石油的兴趣符合两国的需求。

然而，吴国平说大约10年前，哥伦比亚驻北京大使馆曾试图游说中国企业投资该国的石油部门，但收效甚微。当时的哥伦比亚正设法扩张石油部门，以打破外界对其只是一个咖啡出口国的偏见。

如今，哥伦比亚需要丰富其对华出口，把水果等产品也包括进去，吴国平在接受哥伦比亚当地商业出版物《Portafolio》的采访时说。吴国平表示，石油价格下降对中哥贸易的整体价值造成了严重影响，哥伦比亚应该学习智利、秘鲁等国，丰富销往中国市场的产品种类。

但鉴于社会上的反对之声如此强烈，哥伦比亚采掘业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挑战。罗斯指出，一些地方当局正计划举行公投，决定是否禁止其辖区内的采矿行动。

“任何具有法律约束性的判例对采掘部门而言都将是一场灾难，”他说。

罗伯特·苏塔，中拉对话执行编辑，常驻英国伦敦。



布埃纳文图拉港承载了哥伦比亚超60%的进口物资。
(图片来源: leonc27)

玛丽安娜·帕劳 | 金艳 译

中国有意扩建哥伦比亚布埃纳文图拉港

太平洋沿岸港口城市蓄势待发，但是土地法问题亟待解决，并且发展须惠及当地居民。

哥伦比亚是南美洲唯一一个西临太平洋、北临大西洋的国家，但该国政府却从未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来促进经济的发展。现在，中国投资者正有意改变这一情况。

哥伦比亚历来的发展都是侧重于巴兰基亚、圣马尔塔和卡特赫纳等加勒比海沿岸城市的贸易基础设施建设，以方便其与美国和欧洲这两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接触。但随着亚洲市场的壮大，哥伦比亚有意将重心转向太平洋地区。

宏图伟业

哥伦比亚这一被寄予厚望的明星项目就是布埃纳文图拉经济活动中心（CAEB）项目，哥伦比亚政府期待由此开启该国太平洋沿岸大发展的序幕。

CAEB项目既是国家规划部提振布埃纳文图拉长期低迷经济的一个举措，也是哥伦比亚新城市计划的一个试点项目。他们希望凭借这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在全国各地建立新的经济中心，促进后和平协议时代的经济增长。该中心对未来的构想源于深圳这样迅速发展的城市，其目的是利用布埃纳文图拉港口的活力，促进哥伦比亚和太平洋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活动。

布埃纳文图拉是哥伦比亚与国际市场之间最重要的纽带，贡献了全国27%的关税收入。该港口距离墨西哥和智利的距离相当，因此在促进哥伦比亚与拉美伙伴之间的贸易方面潜力巨大。

到目前为止，港口的发展并未给这座城市带来多少经济利益。“布埃纳文图拉不是一个港口城市，它只是碰巧在港口旁边，”位于西部城市卡利的ICESI大学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胡里奥·塞萨尔·阿隆索说。

据阿隆索说，由于布埃纳文图拉极为贫困，且就业率低、工业水平落后，因此市政府税收收入少的可怜，中央政府也未给予投资，导致港口相关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无法得到发展。由港口创造的财富往往会再投资到其他基础设施更好的城市，比如卡利，甚至是500公里以外的首都波哥大。“太平洋沿岸的任何投资都必须有配套的社会发展战略，”阿隆索说，他认为只有消除贫困，CAEB项目对投资者而言才算得上成功。

CAEB项目的目标是通过将大片区域用于发展住宅、工业、科学和技术，帮助成千上万哥伦比亚民众脱离贫困，让布埃纳文图拉走上世界舞台。对道路、水、电基础设施进行改造也至关重要。

这一模式对中哥两国政府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双方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中方在备忘录中表示有意为该项目投资约1600万美元。

与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等邻国相比，中国迄今为止在哥伦比亚的投资最少。但随着政府与游击队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简称“哥武”）之间和平谈判的推进，外界对新建基础设施项目的兴趣日益浓厚。

随着中国对在南美地区投资结构的调整，哥伦比亚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正被赋予着新的意义。中国在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经济不景气国家的投资面临着高金融风险敞口，原因在于石油价格低迷让这些国家偿还中国贷款的能力受到了限制。投资者逐渐开始帮助拉美合作伙伴发展除原材料生产以外的其他工业部门，帮助他们提升在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

阿隆索说，根据拟建的CAEB模式，如果一家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在布埃纳文图拉建立组装厂，将可以享受税收优惠。除了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以外，该公司还将受益于整个美洲低廉的运输成本。通过投资CAEB项目，中国政府将为中国企业在哥伦比亚、甚至更广的南美地区搭建一个新的跳板。

该项目仍在初步规划阶段，但却受到了哥伦比亚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任命布埃纳文图拉当地人迪迪埃·西尼斯特拉担任该项目的第一任经理。“布埃纳文图拉确实落后其他像巴拿马这样的港口城市很多年”西尼斯特拉在华盛顿接受中拉对话的电话采访时说，他随后将返回布埃纳文图拉主持推进这一项目。西尼斯特拉相信这个项目能够改变布埃纳文图拉。“通过这个项目，布埃纳文图拉将成为一座能够与新加坡等城市抗衡的世界级城市，”他声称。

然而，该项目仍存在一些潜在问题。最严峻的就是安全威胁，布埃纳文图拉一直深受哥伦比亚内战暴力冲突的困扰，时至今日，这场长达数十年的冲突依然影响着这座城市。政府与“哥武”签署历史性和平协议以来，非法采矿和毒品走私活动并没有停止。此外，非法武装团伙正试图填补“哥武”留下的权力真空，团伙成员大多是没有按照前总统乌里韦的和平遣散计划遣散的私人武装成员。

CAEB项目为布埃纳文图拉艰难的安全局势提供了一个潜在的经济解决方案，这座城市的失业率高达62%，许多布埃纳文图拉人以从事违法活动为生。

今年早些时候，布埃纳文图拉居民举行了哥伦比亚近年来最大的抗议活动之一，以表达自己的绝望。抗议者要求改善安全问题，增加就业，普及饮用水。

作为回应，政府承诺拿出数百万美元，用于改善教育、卫生，扩大供电范围，并改进水基础设施。

一些抗议活动的领导人反对CAEB项目，要求政府优先满足这座城市更加迫切的需求。政府已经承诺改善民众的基本生活条件，但认为布埃纳文图拉的主要问题是失业，而这正是西尼斯特拉所说的CAEB项目可以解决的问题。“该项目将在20年内创立150家公司，提供超过6万个工作岗位，”他说。“这些数字表明，这是一个造福于当地社区的项目。”

土地所有权

中国投资者还必须与项目所在地复杂的土地所有权做斗争。哥伦比亚法律承认非裔和土著少数民族的权利。这些人通常会组成社区委员会，并通过委员会行使并享有他们对自己居住的土地的集体所有权。19世纪初哥伦比亚取得独立时，这个国家中散居着大量非洲移民，太平洋沿岸有许多类似的社区委员会。CAEB项目将要占用的土地约70%归考卡那和甘博两大委员会所有。

若要落实CAEB这样的项目，政府首先必须与委员会进行磋商，他们拥有土地的集体所有权。这些委员会占据的土地都位于哥伦比亚农村地区，发展严重落后于城市中心。磋商过程类似于谈判，委员会提出建设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的要求，然后才会同意。

但CAEB项目会采取不同的做法，它将是首个与这些社区委员会建立商业伙伴关系的基础设施项目，委员会将参与该项目的发展。

甘博和考卡那委员会已经批准了该项目，但2017年3月，因遭到另一个名为巴伊亚马加拉的委员会的质疑，一名法官废除了这两个社区委员会的土地所有权。两个委员会已经启动复议程序，但这个过程非常漫长，预计需要5年左右才会得出最终裁决。如果这两个委员会败诉，相关土地将成为国家政府的财产，但委员会仍有权在磋商过程中进行谈判。

哥伦比亚太平洋区域综合发展基金会是一个致力于在哥太平洋沿岸推行可持续发展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的代表们说，很难向中国政府解释清楚社区委员会的概念以及其对所居住土地的所有权。

他们担心，解决这一问题所耗费的时间会让中国投资者望而却步。但哥伦比亚政府正在寻求解决办法。等待最终裁决的同时，政府已经为布埃纳文图拉和CAEB制定了新的区划方案，并要求国家登记部门对该项目周围的土地进行审计，以便出具一个可行性方案，提供给外国投资者。

今年5月，中国代表团参观了CAEB项目所在地，他们对项目成本和效益的评估将决定布埃纳文图拉这样一个饱受冲突和贫困困扰的地方能否摆脱非法活动，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让那些被剥夺权利的非裔社区同样抓住这样一个独特的发展机遇。

玛丽安娜·帕劳，哥伦比亚自由撰稿人。



呼吁保护当地极度濒危物种卡克塔“伶猴”的标语。
(图片来源: Andrés Bermúdez Liévano)

安德烈·贝穆德斯·利艾瓦诺 | Estelle 译

“社会许可”：中国油企在哥伦比亚需跨过的门槛

哥伦比亚卡克塔省当地一些社区反对在省内进行石油开采，担心项目可能对当地水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造成影响。

这座横跨在小小山涧之上桥被称作“抵抗之桥”，它虽只有三米宽，但一端却连接着哥伦比亚南部卡克塔省偏远乡村地区的一条破败的公路。如今，这座桥成了一个象征，反映着一家中资企业与坚定反对该公司项目的当地民众之间紧张的关系。

今年四月，在与当地农民僵持了三年之后，埃默拉尔德能源公司（中化集团在哥伦比亚的子公司）提出了环境许可申请，以启动在诺加尔地区的探勘工作。诺加尔位于亚马逊地区入口处，是哥伦比亚后冲突时期的一个重要区域。

然而，卡克塔省的社会与环境冲突之严重，远远超过了哥伦比亚政府的认知。这就意味着，埃默拉尔德能源公司很可能会无法获得“社会许可”，也就是当地社区对企业及其项目的认可。而这也进一步增加了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目前的这种状况让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陷入了两难：一方面他需要采掘业产生的效益来帮助落实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简称“哥武”）达成的《和平协议》；另一方面，自2016年11月缔约以来，该部门也遭到了社会越来越多的反对。

从一座桥到一场地区反石油运动

2015年5月和6月，一群瓦尔帕莱索市的农民封锁了上文提到的那座桥。该桥是埃默拉尔德公司雇员前往拉弗罗里达和拉克维纳塔开展工程调研的必经之地。

这场长达58天的“封桥运动”最终惨烈收场。哥伦比亚防暴警察（ESMAD）出面清除了路障，并向阻碍执法的当地民众和示威者投掷了催泪弹，从而导致13人受伤，3人伤势严重，其中1人因头部受重创在医院接受了为期3周的治疗。

此后，该事件引发的多米诺效应导致附近瓦尔帕莱索市（约1.1万名居民）和莫雷利亚市（约4000名居民）的社区也开始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名为“水源保护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专门为反对石油公司进驻的社会组织和领袖提供支持。

桥梁冲突事件的视频被广泛传播，这座桥也被冠以“抵抗之桥”的称号。而该事件也为佛罗伦西亚地区反采掘运动的发展播下了种子。如今，这个名叫“水源与土地反抗保护委员会”的组织已经吸引了包括农民、政客、学界人士、宗教人士和商业领袖在内各行各业的参与。此外，这个问题也很快被列入了卡克塔省的公共议程，成千上万人参加了有关水源保护的游行示威活动。一时间，卡克塔省的各个市几乎都出现了类似的地方委员会。

为什么冲突会如此迅速地升级？又是什么让这些社区行动起来？对此，各个社区的说法不同，但却存在着共性。在佛罗伦西亚，所有人都指责企业（即埃默拉尔德公司）的规划过程不透明，甚至存在误导行为。企业只会一再宣称他们项目的出发点是为了公众利益，是的国家政府的重点项目。

身材瘦弱的何塞·安东尼奥·萨尔达里亚加是瓦尔帕莱索市的一个农民，他也是当地最出名的一位社会活动领袖。他表示：“2014年，我们就听他们谈到所谓的‘社区沟通’（即将当地社区的意见融入项目规划流程），但感觉上却是强加在我们身上。他们的意思就是‘他们拥有土地开采权，所以有权在此进行采掘，而且任何人都不能够反对。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打开大门‘欢迎’他们’。”

反对者们说，2015年他们与时任内政部长胡安·费尔南多·克里斯多会面时，发现一份文件显示他们已经一起签名认可了这个项目。但是他们声称，那些签名都是在一次“社区沟通会”上为领取茶歇点心而签的。

当地社区表示，有一次市长办公室曾经召集他们去讨论一个住房项目，但是真正接待他们的却是埃默拉尔德公司社会关系总监洛蕾娜·科尔蒂斯和环境咨询机构西马公司的一位代表。而对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取得当地居民对环境影响评估的认可。

佛罗伦西亚麻醉师赫尔内·贝尔梅奥在尤马尔地区拥有一座农场。而他所遭遇的一切则更值得关注。

此前，埃默拉尔德公司的员工曾到贝尔梅奥工作的医院找他，希望他准许他们在他的农场开展研究。贝尔梅奥告诉他们，他对在他地盘上进行研究的提议并不感兴趣。但是据他称，之后该石油公司的员工还是在没有事前警告的情况下，与军队一起强行进入了他的农场。



当地农民领导人里格伯特·华伦西亚站在曾在2015年被抗议者封锁了58天的“抵抗之桥”，图片来源：Andrés Bermúdez Liévano

贝尔梅奥表示：“我从来没有允许他们这样做，而且我也没有签署过什么文件。就在他们来医院后不久，家里的看门人打电话告诉我说，这帮人架起标杆，准备开始进行地震测试。我甚至在电话里就跟他们进行了沟通，但是他们却说自己拥有法律许可。根本没有人通

知我，而我也从来没见过这个许可。我请了一位律师并提起了法律诉讼，以前可能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此外他还补充道，今年他的所得税申报表中突然多了一笔总额为180万哥伦比亚比索（约合600美元）的资金，来源正是埃默拉尔德公司。而他却从来没有收到过这笔钱，并仍然在对其来源进行追查。

他补充道：“你现在知道这个公司是有多一意孤行了。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能否顺利开展勘探，至于有没有你的许可都无所谓。他们自己就是法律。”

中拉对话无法从其他途径证实上述事件，但是这也间接反映了埃默拉尔德公司与当地社区之间的关系为何破裂。事到如今，封桥运动之后，当地社区就发誓再也不与这家公司会面了。

埃莫拉尔德石油公司拒绝接受有关该项目或与当地民众关系的采访。该公司在首都波哥大的行政协调官员胡安妮塔·拉托雷在回邮中表示，“很遗憾，目前我们无法接受您的采访邀请，也许将来会有机会接受采访。”

对话无门

由于埃默拉尔德公司后来没有在这些乡村地区出现，紧张的局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但是，随着该公司申请环境许可以便开展勘探的消息一出，紧张局势再次升温。

今年4月19日，埃默拉尔德能源公司要求哥伦比亚国家环境许可局允许其在瓦尔帕莱索、莫雷利亚和米兰建立10个钻井平台，以确定该地区具体的石油储量。根据该公司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该公司计划在每个平台上打5个钻井，为了评测地下水量，每口井深度为1千米到2千米。

瓦尔帕莱索的农民要求国家环境许可局召开公共听证会并将其作为最终决策流程的一部分，该倡议共获得了700多个签名支持。目前，国家环境许可局已经批准了听证会请求，截至发稿时具体召开时间还未确定，不过应该就是在未来三个月之内。据了解，哥伦比亚政府机构对一个复杂项目的授权许可流程一般为6个月到1年。

水源问题

赫苏斯·阿尔弗雷多·戈麦是莫拉雷亚市圣马科斯区的一位农民代表，他主要依靠种植大香蕉、木薯和甘蔗为生。他表示：“我们都是靠土地吃饭的。我们在这里放牧种粮，无论怎样都需要水。对水源的影响才是让我们感到害怕的。”

瓦尔帕莱索市农民路易斯·爱德华多·奥尔蒂斯的农场就位于开采许可证所划定的范围内。他表示：“从来没有人明确地告诉我们可能会有什么影响。他们只是在谈经济利益，比如道路和学校。直到立项两年后，他们才在我们的要求下提到了废水的管理问题，不过我们目前仍然感到非常不安。”

于是，当地社区计划自己开展环境研究。他们觉得这样就可以与埃莫拉尔德公司提供的环评报告进行抗衡。

卡克塔省天主教会社会事务部也参与了上述自主环境研究计划。其南部教区的负责人尤利马·萨拉查表示：“这么做是为了另外能有一份科学技术研究报告与石油公司的环评报告进行比较，并且可以提交给国家环境许可局。这样就能看出石油公司的结果到底是真实的还是与现实情况存在差异。”

该研究由德国天主教会下属非政府组织博爱网络提供资助。此前，博爱网络也曾多次支持过南方教区的项目。具体的研究工作则由波哥大市地球地质环境集团承担，并由胡里奥·费耶罗牵头负责。胡里奥·费耶罗是一位地质学家，曾在哥伦比亚环境部等多个政府部门任职。

费耶罗的参与肯定会让石油行业担心不已。费耶罗曾供职于著名律师桑德拉·莫莱利管理下的审计总署。过去这些年，他曾领导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研究项目。他在其他一些有关采掘行业的文章中措辞一直非常犀利。

当地社区所做的环境影响研究中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卡克塔“伶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卡克塔蒂蒂猴）。这种小型红发灵长类动物是当地特有的品种，2010年才被发现。由于过于稀少，《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将其列为“极度濒危”的物种。去年，国际灵长类动物学学会更是将其列入全球25个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之列。

哈维尔·加西亚是一位来自卡克塔省的生物学家，他在亚马逊大学教书，同时也是发现伶猴的科学家之一。他表示：“这个名录让我们看到了哥伦比亚对伶猴的背叛。这些猴子是近乎灭绝的物种，国家理应把拯救它们当作头等大事。”

这些猴子只栖息在卡克塔河和奥特瓜扎河围成的一块不大的三角形地带里。这片土地上还有三条相互贯通的溪流。在这个三角形地带的北部一角，佩斯卡多河汇入奥特瓜扎河，而那里也是埃默拉尔德公司申请许可，打算建设矿井的地区。

当地社区认为，这家石油公司严重低估了该物种的重要性。该公司在环境评估中并没有提及伶猴的濒危程度，而且称“伶猴的种群状态还需进一步核实，因为环境影响评估在对该地区野生动物进行监控期间，并未确认伶猴的存在。”

加西亚表示：“2016年发布的红须伶猴（*Callicebus caquetensis*）保护计划中，该物种的栖息地就包括这一地区。而在一项速成的环境影响评估过程中，除非特别幸运，否则你可能看不到这种红须伶猴，因为在野外观测这个物种的难度非常大。但是它们通常都很吵，所以可以通过声音辨别出它们。从严谨的环境研究角度来看，‘很可能’一词应该解读为‘肯定存在’。”

布兰卡·巴兰甘是住在“抵抗之桥”附近的一位农民。她说：“我并不认识它们，但是每天早上我们都能听到它们的声音。”

平等协商能否成为可能？

埃莫拉尔德公司与当地社区因项目引发的冲突绝不是个案。在过去四年里，类似的情节在哥伦比亚多次上演，比如盎格鲁阿善提黄金公司在托利马省的项目，哥伦比亚国有石油公司在梅塔省和卡萨纳雷省的项目，和埃科奥罗公司在桑坦德省的项目都遭遇了类似的问题。

无论是否拥有充足的科学依据，当地社区对项目可能带来的环境破坏越来越担心，再加上矿产开采带来的经济收益并不显著，不足以让人们欢迎它的到来。2011年哥伦比亚对矿产资源使用税费体系进行了一次改革，将采掘业的收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分配，而不仅限于矿产开采所在的城市。从那以后，矿产企业与国家政府便经常将人们的担忧轻描淡写地归因于偏听偏信，并坚称他们采用的是最先进的技术，而且采掘业发展可以带动整个社会进步。

由于当地社区、企业和政府部门没有平等对话的机会，最终结果就是没有人能够有效地认识到这些担忧。

结果就是，企业只有在怀疑他们的开采作业会受到抵制的影响时才会做出反应。政府只有引火上身了才会出面解决问题，而社区则对千里之外拍拍桌子就敲定的决策愤愤不平。这就让解决冲突成为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2013年启动的阿万扎项目是目前唯一一个开展了预防性对话的项目。它为三方提供了一个在问题扩大之前，坐在一起探讨解决之道的机会。可是，该项目启动后不久，就在几位部长人事变动的混乱情况下无疾而终。而参与该项目的各方甚至都不了解这其中的变动。然而，该项目采用的预防性对话机制已经成为政府的一项政策。

这就促使社区更多地采取法律手段和政治策略。

哥伦比亚中部彼德拉斯镇居民就开创先河，成功重启了一个被称为“公众意见征询”的民众参与机制，并在2013年提出了是否应当禁止矿产开采这个议题。参与调查的民众中，有99%都投了否决票（2971票比24票）。这个结果实际上导致盎格鲁阿善提公司的金矿项目没有获得社会许可。

三年前，托利马省环境活动家路易斯·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曾预测：“彼德拉斯镇的意见征询机制产生的多米诺效应已经在这个国家站稳了脚跟，明年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更多的公众意见征询活动。”

埃尔南德斯对那一年的预判虽然可能有误，但也相去不远。2017年，哥伦比亚共举行了7次公众意见征询活动，其中对矿产和石油项目投反对票的比例占到了压倒性的95%。哥伦比亚石油协会联盟证实，目前至少还有32个公众意见征询活动正在进行。

企业和政府曾以公投不具备法律效力、以及当地社区不能决定底土层的开发为由，试图推翻投票结果，不过并未取得成功。在哥伦比亚，自然资源是属于国家的。

目前，哥伦比亚财政部以预算紧张为由，紧急要求哥伦比亚国家登记局停止举办已经获批的卡克塔省埃尔东塞略和东北部桑坦德省埃尔佩尼翁的两场投票活动。正如一位前环境部长所承认的那样，桑托斯政府明白投票是一个“政治事实”。

然而，当地社区却将投票看作提高政客政治成本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经常忽视普通老百姓的政治诉求。

何塞·安东尼奥·萨尔达里亚加说：“政府说投票是非法的。但是我们只是在利用宪法和法律。作为大众的一员，作为城市的一员，更作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可以做出决定。”

尤利马·萨查说：“如果没有社会基础，任何法律和技术手段都是无效的。”

公众意见征询的“井喷”

目前卡克塔有两种平行的市民参与倡议机制。

在莫雷利亚，人们正在征集签名，从而发起禁止石油开采的公投活动。目前共征集了670个签名，签名总数达到1000个时就会递交哥伦比亚的登记部门。有了这份背书，卡克塔

省最高法院就会对是否举行公众意见征询活动进行评估。之后，莫雷利亚的公民才能进行投票。

与此同时，另外一项试图禁止矿产开采活动的参与机制也在进行之中，其中一个叫做“大众监管倡议”的程序包括公民搜集签名，然后向当地市议会提出立法项目申请。

此前，瓦尔帕莱索当地的一些社区曾试图发起一个大众监管倡议活动，但是由于缺乏时任市长的支持，行动在2016年半途而废。他们并没有排除收集签名发起公投的可能，但是作为第一步，他们还是想先看看公共听证会上会发生什么。

其实，出现这个问题的不只是埃默拉尔德公司：哥伦比亚国有石油公司和其他小一点的石油公司在卡克塔省的埃尔保希尔和埃尔东塞略都面临即将举行公众意见征询活动的局面。

为公众意见征询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的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哥伦比亚办公室负责人费洛里安·胡贝尔说：“每个意见征询活动都是一场以弱胜强的战役，但是慢慢地这波风潮就蔓延到了全国。既然有这么多的倡议活动，有人就不禁会问：‘为什么不能举行一场关于社会环境冲突的全国性大讨论呢？’在后《和平协议》的背景下，这些才是这个国家要面临的最新的挑战。”

鉴于他们拒绝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很难确定埃莫拉尔德公司是否明白，如果没有社会许可，他们实际上无法继续推进项目。2013年彼德拉斯冲突之后，盎格鲁阿善提黄金公司不得不进行深入的自我批评，尽管这种自我批评来的有些晚。而目前有迹象显示，埃莫拉尔德公司也已经开始反思这个问题。

9月11日，卡克塔省政府内举办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埃默拉尔德公司带来了两位来自对话研究所的专家。对话研究所是波哥大一家试图通过对话解决社会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由著名访谈专家卡洛斯·勒莫尼建立。在那次会议上，他们被问到了很多问题，比如“如果你们当初用不同的方式融入当地社区，你们认为他们会接受这个项目吗？”和“你们建议应当如何改善这个程序？”

企业、当地社区和国家政府之前缺少对话，导致各方无法取得互惠互利结果。

萨尔达里亚加表示：“我认为如果我们之前能采用另外一种社区沟通方式，一种能够真正取得双赢的方式，我们可能就不需要面对现在这种几乎要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的境地，而他们也可能在某些事情上说服我们。做事情没有全局观是很危险的，人们会因此而失去信心和谐，而这两样是组成正常行为的基本要素。”

省审计官，也是该地区级别最高的官员爱德华多·莫耶表示：“政府没有在这些地区设立任何对话机制。就好像和平进程已经耗尽了他们所有的对话能力。”

卡克塔省前教育局局长乔治·雷内尔·普乐乔，目前是亚马逊大学和平事务办公室的负责人。他表示：“他们将和平看成是削减生产成本的机会，因为游击队正在撤离，而军队不再需要为这些项目提供保护。他们把它当成了商业机会，却从来没有考虑当地社区想要什么。”

卡克塔的发展模式问题

卡克塔省的森林破坏率在哥伦比亚是最高的。因此，哥伦比亚要想兑现自己在《巴黎气候协定》中承诺的在2020年前将亚马逊地区净森林破坏率降低到零的目标，卡克塔省至关重要。而这对许多要求就该省未来发展展开专门讨论的卡克塔省公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来自亚马逊大学的梅赛德斯·梅西亚指出：“亚马逊地区环境脆弱，所以应当制定不同于哥伦比亚其他地区的、更高的环境标准。造成生态系统失衡的原因有很多。畜牧养殖就是其中之一，但是牧业产生的影响是可逆的。而石油或者矿产开采的影响却是不可逆的。”

除此之外，卡克塔省也是“哥武”多年来的大本营，曾经遭受了战争的重创。一项受害者人数的国家统计显示，卡克塔省共有339726名战争受害者，几乎占卡克塔省居民的四分之三。甚至连中化公司都曾亲历过哥伦比亚武装冲突。2011年的一次冲突事件中，四名中方承包商被“哥武”绑架，并被扣押了一年多。

即便是如今，仍然有几个游击组织躲藏在这一地区。他们不愿和“哥武”一样缴械投降，而是选择继续与政府对抗。瓦尔帕莱索一带的村民称，这些组织又回到当地，开始勒索当地农民和小生产商。

那么，当地农民和社区还有什么其他的经济发展选择呢？

大家对此意见各有不同。有人提出要从粗放的畜牧业养殖转变为更具生产力的生态森林养殖模式。而有人则看好淡水渔业养殖，比如大盖巨脂鲤（*Colossoma macropomum*），或种植亚马逊独有的水果作物，如黄色草莓番石榴（Arazá）和具有巧克力风味的古布阿苏果或莫卡波



车辆行驶在路况不好的主要公路上经常发生事故。图片来源：Andrés Bermúdez Liévano

果。但是过去，由于市场需求不足，上述这些产业都没能发展起来。虽然当地的基础设施非常落后，但是仍然有人寄希望于通过生态旅游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爱德华多·梅耶曾经担任了十年的佛罗伦西亚商会主席。他表示：“人们希望看到的是长期的规划。那么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答案就是战争。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推广具有亚马逊风情的产品，比如咖啡和可可，让它们成为地区经济的支柱。”

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哥伦比亚国家政府就必须尽快根据《和平协议》制定针对该地区的具体投资规划。《和平协议》中有一章专门讲到了需要为农村地区送去电力、卫生健康、教育和道路等公共产品和服务，以改善农村地区居民的生活条件，提高他们的就业机会。这一点也正是哥伦比亚政府与“哥武”谈判的基础之一。

路易斯·恩里克·拉古纳是莫雷利亚乡事委员会的代表。他表示：“我们目前有许多期望，因为《和平协约》说，基层行动委员会才是地区发展的中坚力量。我们希望看到这一点能变为现实。”

今年7月，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选择在莫雷利亚乡启动“重点地区开发项目”（PDET）时曾向当地农民明确传达了这个消息。“土地重点开发项目”是一项全国范围的行动计划，将优先并加快推进16个受暴力、政府监管缺失和贫穷问题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的投资进度。

桑托斯曾向农民承诺：“重要的是，大家要明白，与以往自上而下的方式不同，这是第一次自下而上的制定发展规划。不会再有什么规划部长、财政部长或国家政府官员来到莫雷利亚，然后告诉大家‘我们会在这儿修一条路，我们会像这样为大家投资。’不是这样的，而是由你们来告诉我们需要什么。”

正在与石油公司进行抗争的人们听到这番话，不禁感到非常讽刺。

正如本次对抗行动的领袖赫尔南多·奎利亚尔所说：“总统先生来到这里，赞叹这里物种之丰富，以及作为地球之肺的重要性，然后说我们正在为这一地区制订发展规划。但是当我们准备谈谈石油问题的时候，一切就没有了回音。”

安德烈·贝穆德斯·利艾瓦诺，哥伦比亚自由撰稿人，关注哥伦比亚和平协议进程、环境政策以及气候变化等议题。



卡克塔“伶猴”被国际灵长类动物学学会列入全球25个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之列。图片来源: Javier García

[马天杰](#)

石油、伶猴、游击队： 中国油企的亚马逊难题

一家中资石油企业在南美国家哥伦比亚所面临的挑战正在叩问中国在拉丁美洲的资源战略。

巍峨的安第斯山脉仿佛是竖立在南美洲西海岸的一块巨大屏风，往东越过这道屏风，平缓的草原逐渐让位于茂密的森林，像一块绿色织毯不断铺展，最终成为覆盖这片大陆的亚马逊雨林。这片雨林里生活着地球上已知的十分之一的物种，那里有几千亿棵树共同呼吸吐纳，被称为“地球之肺”。

就在这安第斯山脉的脚下，亚马逊雨林的北缘，有一座边陲小城弗洛伦西亚。它是哥伦比亚卡克塔省的首府，是这个山地国家进入亚马逊的门户之一。站在小城的中心广场上，近处的巨大棕榈树与远处的群山相映成趣。

2011年6月8日，4名中国工程人员在弗洛伦西亚西北150公里之外的圣文森特-德尔卡古安市乘车外出途中遭7个武装分子绑架，被关进深山中的牢房。这4名工人隶属于央企中化集团旗下埃默拉尔德能源公司的承包商。武装分子则来自该国激进的左翼游击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简称“哥武”）。从1964年与政府开始武装对抗起，哥武长期通过绑架、种植毒品等手段支撑起一方世外桃源，试图实现其号称代表底层人群的政治主张。据统计，在这场长达52年的冲突中，超过22万哥伦比亚人死于非命、约800万人流离失所。对于一个总人口4800万的国家来说，这道伤痕刻骨铭心。

在哥武的根据地之一的卡克塔省，中国石油工人的命运就这样与一个遥远国度的内战捆绑在了一起。2012年11月，这四名工人在关押17个月后被释放。让他们重获自由的并不是高额赎金和神奇搜救，而是哥伦比亚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2012年10月正是哥政府与哥武开启历史性的新一轮和谈的时间节点，释放最后在押的外国人质是反政府武装显示其诚意的行动之一。整整4年之后，这个国家的历史进程将发生彻底改变。

历史性的和平与商机

2016年11月30日，哥伦比亚政府与哥武历经4年谈判而达成的一揽子和平协议在经过全民公投失败等挫折之后终于在议会获得通过。至此，在山野间武装斗争了半个世纪的FARC与政府实现停火，哥伦比亚正式进入“后冲突时代”。游击队将放下武器，以一个合法政党身份进入该国的政治生活。12月10日，哥总统桑托斯在挪威奥斯陆发表了令人动容的演说，接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和平之后的哥伦比亚百废待兴，还面临将哥武的“战士”重新纳入平民生活的艰难过程。他们中的许多人身上还背有血债。但和平重建过程已经开始。桑托斯总统在诺奖演说中表示：“众所期待的协议执行过程已经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展开。它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开始：一整支非正规军队将被解除武装，并被转化为合法的政治力量。西半球历时最长和最后的一场武装冲突已经终结。”

对于这个国家的政治与商业精英们来说，和平所带来的机会很现实。早在2012年和平协议谈判开启的当口，桑托斯就已赴中国“路演”，在上海向中国企业发出邀请，希望中国企业将哥作为重要投资地和“走出去”战略的支点国家。和平协议公投前夕，哥伦比亚驻中国大使鲁埃达在接受新华社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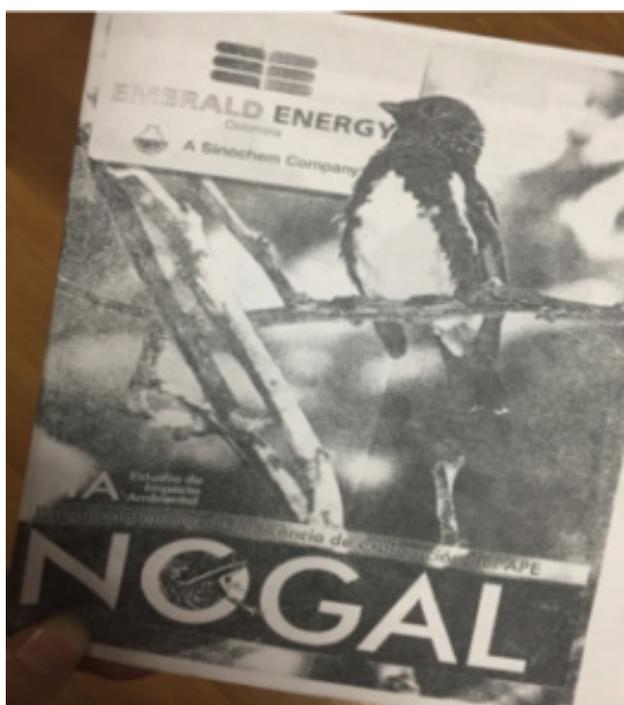
在弗洛伦西亚的亚马逊大学，一个巨大的和平鸽雕像刚刚在校园中树立起来。
图片来源：马天杰

访时称，和平协议带来的积极变化将给中国企业带来更多投资与合作机会，这其中包括对曾经战乱和农村地区进行的重建。

中国企业对于和平协议所带来的该国投资环境改善也持谨慎乐观态度。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在其分析中认为采矿业、旅游业和农业将迎来投资机遇，尽管企业仍需注意哥武所留下的真空被其他暴力犯罪活动所填补

山林间的异议

经历了绑架事件的中化集团最终等到了和平年代及其带来的巨大商机。作为哥伦比亚政治经济环境变迁的一个重要的中国见证者，这家央企自2009年收购英国上市埃默拉尔德能源公司以来，已在这个国家深耕8年。埃默拉尔德能源公司的石油资产集中于哥伦比亚和叙利亚。通过这次关键收购，中化集团获得了在哥伦比亚的多块油田资产，并将该国作为稳定的原油供应国服务于集团石油业务的总体战略。在南美洲，哥伦比亚是仅次于委内瑞拉和巴西的第三大产油国。2013年，在哥国内安全局势显著改善的情况下，埃默拉尔德能源公司宣布与哥伦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合作开展三个新区块的勘探作业。其中，位于卡克塔省的诺加尔（Nogal）区块被认为“勘探风险小，资源潜力大。”



Emerald Energy公司为Nogal区块的勘探所编制的环评报告，图片来源：马天杰

但在弗洛伦西亚，诺加尔区块的开发得到的不全是欢迎。这个占地约24万公顷的区块正位于该市的南面不远，还涉及毗邻的莫雷利亚、米兰和瓦尔帕莱索几个亚马逊地区。在开采活动可以正式开始之前，埃默拉尔德能源公司需要对区块内约2万公顷左右的区域进行先期的分层测试和地震试验。

在瓦尔帕莱索的乡间，农民们对于该项目议论纷纷。从弗洛伦西亚乘坐乡村大巴外加摩托车，经3个多小时颠簸的乡间土路才能到达这个山区小镇。在这里，开阔而丰美的山地草原上镶嵌着小片的原始森林，牛羊与骏马悠闲地吃草。农民夫妇布兰卡·巴拉甘和赛门·科尔特斯在当地建有一间简陋的木屋。屋前的几株橙子树上，大个儿甘甜的橙子已经成熟，一只蓝宝石色的鹦鹉在枝头

歇脚。正在厨房准备晚饭的布兰卡大婶正与人细数她在林中小河里抓鱼时被一种带电的鱼电倒的糗事。

夕阳的余晖从木板的空隙透射进屋子，照在正在聊天的几个农民黝黑的脸上。

“我们是务农的，石油产业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年轻的里格伯特·华伦西亚是当中最有话说的一个。他担心石油公司的地震测试会影响到他们的水源。农民何塞·安东尼奥·萨尔达里亚加告诉我，他在自家的农场里养殖着100多头牛，种着玉米、香蕉和木薯等当地作物。农场上还有一片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全都依赖附近大大小小的溪流和泉水滋养。“我的整个生计就是我的农场。”石油开采所可能产生的废水排放和石油泄漏是当地居民的心病。

对于这些关切，埃默拉尔德能源公司并非没有回应。早在2014年，该公司就在卡格达省组织了多场沟通会，向当地社区代表介绍公司为诺加尔区块的勘探准备的环境影响评价，评价涉及工程对当地水环境、森林、生物多样性和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影响。评估认为工程对当地水质仅会造成“一般性负面影响。”

但对于这些沟通会，当地居民并不买账。“它们更像是单方面的灌输会，”萨尔达里亚加抱怨。对于评价中的一些具体结论，村民们也有微辞，尤其是涉及该地区的一种极度濒危的卡克塔伶猴的评价。环评报告表示“尽管有信息显示该地区有此猴类分布，但评估期间未观察到。”村民认为这是在刻意回避。“我都能在我家农场里的树上听见他们的叫声！”村民路易斯·埃德华多·欧迪兹推开屋门指着远处的林子说。亚马逊大学的生物学家哈维尔·加西亚正是此珍稀伶猴的发现者。他表示这种猴类确实分布于村民所在的这个区域，并且它独特的叫声极易辨认。

对抗的升级

对于在武装冲突阴影下生活了多年的村民们来说，他们对于项目的抵触情绪不仅仅来自生态环境方面。里格伯特为我描述了和平协议到来之前他们的处境。2006年以前，哥武长年占领卡克塔省的深山老林，而自发“清剿”游击队的私人武装也在这个地方兴风作浪，各派武装火并不断，很多村民因此背井离乡。

村民担心石油项目的引入会侵扰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在带来金钱与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与之相伴的灾祸。“私人武装10年前和政府达成协议缴械了，但执行得并不彻底。油田带来的金钱诱惑可能使他们中的一些人重新回来从事有组织犯罪”，长期与当地村民打交道的莫雷利亚天主教会的社会事务部主任尤丽玛·萨拉沙尔女士说。

2015年6月，焦虑的瓦尔帕莱索村民们决定升级他们的抵制行动。他们封锁了通往一个地震测试点的唯一道路，以阻止企业进行计划中的探测。这场对峙引来了哥政府防暴警察的干预，警察发射了催泪弹以驱散人群。过程中，村民胡安·帕布罗·查维兹被催泪弹击中额头血流如注，还有另外多人受伤。流血与暴力以一场邻避冲突的形式又回到了这个山村。

亚马逊的沉思

乔治·瑞内尔·普鲁乔尔是位于亚马逊大学“和平协调办公室”负责人。这个办公室致力于将和平协议的各方面融入到教学与研究实践中，为这个饱经战乱的地方寻找出路。对于诺加尔区块的争端，他表示：“和平协议是一个分水岭，一方面是农村基层群体认为自身应在本地区发展中享有和平协议所承诺的更大发言权；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和把大公司把它当成降低运营成本的机会。” 在实现停火之前，在游击队占领地区从事石油等采掘业需要支付高昂的安保成本甚至赎金，和平协议可让企业大幅降低安全支出。

对于诺加尔区块开发所面临的抵制的强度与烈度，企业与当地社区之间也可能存在不同判断。作为联合国全球契约的参与企业，中化集团在近年的企业社会责任年报中，都会提及在诺加尔地区所开展的公益活动，包括为当地木制手工艺品传承提供培训支持及修筑道路。埃默拉尔德能源公司也为项目按部就班地组织了多次沟通会。该公司还于今年九月委托一家叫“对话学院”的第三方机构专门与来自勘探区域的农民代表、NGO代表及学者座谈。据参加了该次座谈的卡格达省官员卡洛斯·拉米雷斯介绍，该公司显然意识到了他们在卡克塔所面临的民意困境。

尽管村民抱怨埃默拉尔德能源公司在勘测过程中采取了一些小动作，包括未经土地所有者许可而进行勘探，但这些指控难以核实。

可以确定的是，当地居民对项目的质疑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用莫雷利亚的农民代表杰西·阿尔弗雷多·戈麦斯的话来说，他们对于在当地发展石油业的反对是“根本性”的。这源于当地人对于这片亚马逊前沿地区的发展方式的认知与思考。

在戈麦斯与我交谈时，坐在他一旁的赫尔南多·奎利亚尔大叔默默地走到身后的院子里，摘了一个颜色金黄鲜亮的果子来塞到我手里。“这果子叫Araza，是我们这亚马逊地区的特产。”我直接连皮咬下，软糯的果



亚马逊地区特有的水果Araza代表着当地农民的地区发展愿景，图片来源：马天杰

肉酸甜，还带有一点芒果的清香。“这里盛产的很多水果品质不错，可是运不出去，只能让他们烂在地里。”他指了指院子里满地的水果说。

这些世代在卡格达省务农的农民对于当地的发展有着自己的愿景，而且有这种愿景的并不仅限于农民。卡格达省的财务监督官埃德华多·莫耶认为亚马逊地区有其“特殊性”，国家应“因地制宜”。这种地区特色体现为“更加脆弱的生态环境”和“高附加值的产品”。而后者的高附加值恰恰来自这里的良好生态和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亚马逊地区的咖啡、可可、水果乃至淡水鱼类都有国际市场潜力，”他告诉我。

在瓦尔帕莱索的木屋里，我问里格伯特，如果不开采石油，和平时代的卡格达有什么发展机会？他回答说：“我们需要的是可以把我们的产品与市场进行连接的机会，需要的是良好的道路以及农业技术支持。”他指了指农场外那条泥泞的土路说，“凭这个我们的产品怎么与别人竞争？”

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在他的诺奖致辞中曾表示，“令我们欣慰的是，冲突的结束将使哥伦比亚，这个每平方公里生物多样性全球最高的国家，收获很高的环境红利。”

但在弗洛伦西亚，很多人都对哥伦比亚中央政府的环境承诺表示怀疑。哥政府对亚马逊地区的石油采掘业的支持，为其高调的国际环境承诺投下阴影。该国在巴黎气候协定下承诺到2020年实现“净零毁林”。

弗洛伦西亚的这场风波也反映了中国在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能源投资策略所面临的根本性挑战。波士顿大学的中国-拉美经贸关系研究专家凯文·加拉格尔团队曾做过统计，中国政策性银行在拉美地区的贷款87%集中在能源、矿产和基建领域，其中化石能源投资可观。相比之下，世界银行同类贷款比例为34%。

坐在略显局促的亚马逊大学和平协调办公室里，普鲁乔尔教授不无忧虑地表示：“我们都知道中国国内正在投入巨资向清洁能源转型，你们在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的创新举世瞩目。如果中国到拉美、到哥伦比亚、到亚马逊来仅仅就是采掘这里的石油和自然资源，而不是促进这里进行同样的能源转型，将会是一种巨大的失败。”

围绕诺加尔区块的拉锯战并没有休止的迹象，在莫雷利亚和瓦尔帕莱索等地，博弈都已经进入法律程序。埃默拉尔德能源公司的代表胡安妮塔·拉托尔·戈麦斯女士邮件婉拒了我们的访谈请求。我们无从得知，来自卡克塔山间的风，是否会在波哥大与北京的会议室里掀起涟漪？

马天杰，中外对话北京运营副主编。

中国与哥伦比亚： 后和平协议时代的关系

本报告得到了社会变革网络（Network for Social Change）的大力支持。

报告中的系列文章可在中拉对话网站（dialogochino.net）上阅读英文版、西班牙语版和葡萄牙语版，可在中外对话网站（chinadialogue.net）上阅读英文版和中文版。

更多资讯请联系: info@chinadialogue.net

Network
for Social
Change

中拉对话
DIÁLOGO
CHINO